

窗外那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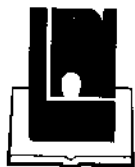
苏晨



嶺南美術出版社

窗外那么美

苏 晨



岭南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小彦
封面设计：
责任技编：裴裕祥 黄梅儿

窗外那么美

苏 晨 著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
经 销：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肇庆新华印刷厂
版 次：1996年9月第一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13.25
ISBN 7—5362—1472—3

1·15 定价：30元(精装) 16元(平装)

序

杨小彦

—

至今我仍记得潘诺夫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为人文学科中的美术史的意义与价值辩护的文章《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一开头的一段话：

在伊曼纽尔·康德去世的九天前，他的医生来访。年迈抱病而又近乎失明的康德从椅上起身，颤巍巍地站着，口中喃喃作声。他的挚友终于会意，原来康德是要等他先坐，然后才肯复坐。来客依意落座，康德才让人搀扶着坐下来，在恢复了点气力之后，康德说道：“我还没有失去人文的意识。”一时，两人感动不已，几乎落泪。

我觉得我可以想象那位饱学之士康德在离开此岸之前对人文意识的那种痴迷与关怀，恰恰正是这种人文意识充塞了我们的历史与传统，才使人类对于时间的流逝有了具体而微的感触。在同一篇文章中，潘氏继续说道：“人文主义者反对权威，却尊重传统；不但尊重传统，而且将其视为真实与客观之物，必须对之进行研究，如有必要，还得复原。正如伊拉斯莫斯所云：我们复旧图新。”

复旧图新的前提就是恢复正确的记忆，以抗拒遗忘。就是在当代生活中，寻觅那些足以抗衡岁月淘洗的文化的方方面面，以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重新确立一种权威，使之学会惧怕在精神与趣味上形成空白；学会在各种“文物”当中“发现”人文的意识，就像老康德那样；学会站在一块古老的石碑前或凝视一方篆刻上的印文，体会文化的尊严。

二

这就是我阅读完苏晨老师 20 多万字谈论艺术的散文后所浮起的想法。我觉得我在这些文章中，分外显明地嗅出了一种文化的空气，而这种空气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乃至在下一代人中，有时是显得如此稀薄，稀薄得使我不时想起“斯文扫地”这四个字，想起文革年代“无所畏惧”横扫“封资修”的造反精神。整整 10 年，我们的

“斯文”的确是扫了地了。整整10年，我们的心灵也的确是“无所畏惧”起来。可我们是否认真想过，虽然那个可怖的10年已经过去了20年，但20年的岁月，真的足以在人们内心重新树立起“斯文”的威信，重新学会在文明面前，时时怀有谦逊与惧怕的情怀么？

我想苏晨老师也一定有我如此的忧虑，才在十几年间，写下了这些珍贵的文字。正如他在一篇谈到民间刻瓷的文章里，不无感慨地谈到了文化的断痕问题。他渴望文化能够跨越种种人为的断痕而有所延续与发展，因为“文化，这是一种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见《鼓浪屿得印记》）。还因为文化是一种知识，一种值得花费毕生精力去研究的学问。“一想到这些稍许深究一下就没完没了的研究，我常会联想到世间古往今来的知识、学问竟会是那样的无边无涯！”（见《寿山十章》）

在苏晨老师的文章中，他还谈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无知官员在住进了旧时资本家的一间住宅后，竟觉得安放在这家住宅的一尊五代的佛像碍手碍眼，于是就把它砸烂了，幸好被识货的专家及时发现，仅护下了佛的头像（见《寻回失去的美》）。读着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护卫文化，其实是一件多么意义深远的事情。稍懂历史的人，都会为那个当年驻守在敦煌石窟的王道上而感到痛苦与无奈。正是他把个好端端的敦煌石室藏书洞中的丰富藏

品轻而易举地给外国的文化窃贼窃了去。殊不知，几十年来，像那个无知官员那样由于无知而毁坏文物的人，正不知有多少。王道士毕竟还是有点文化的，他发现了藏书洞后，其实是循例上报了的。此外，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无价之宝卖给了像斯坦因那样的文化窃贼，也无非是想多得一些钱来修理一下过于破败的敦煌石窟。他还不至于要毁掉这些东西。而且，到了最后，王道士也感到了他手中的东西不应该那么便宜，死活也不肯出让给后来的文化窃贼，总算保留了最后一点国宝。可是到了当代，我们对于文化，却是下了狠心去摧毁的，先是由于无知，继而就是以“革命”的名义。

三

苏晨老师在《风流之道》一文中，引用了清汪中给孙星衍的信的一段话：

所行归乎平实，于学观其会通。

这句话引起了顾简蓑的兴趣，加以续云：

平实非庸庸之谓也，不真奇必不能平实；会通非空空之谓也，不真博必不能会通；且奇而不平

实。博而不会通，则其奇、博亦不得谓之真也。

这是两段很有意思的话。中国文人为文为学，表面上称奇求博，而实际上是求人之平实和求学问之融会贯通，求人品与学品的一致。苏晨老师的文章，所言实在平实得很，无非是些朋友间的交往，互相品评各种艺术，没有什么特殊的道理，也少有惊人之语。但认真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是苏晨老师的一种为学之道。文集中 55 篇文章，竟涉及到了绘画、书法、篆刻、竹扇、石头、工艺、建筑、刻瓷、薄意、食谱、书装、画展、杂志、报纸、学人、木偶戏、编织、摄影、插图……所写人物中，既有著名大家如朱屺瞻、沈从文、钱君匋、商衍鎤等，也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有对他们传奇一生的赞许，不幸际遇的扼腕，更有对其从艺之道细加探究、赏玩与分析品评。苏晨老师还特别注意那些几乎要无以为继的民间艺术的情况，如刻瓷、薄意这样一些民间绝活，他一面再、再而三地撰文介绍，希望这些绝活不至于失传。总之，所涉面广，为学在博。面广而使自己时时徜徉在文化的历史古道上，留连忘返；学博则努力在各种门类的艺术中会通参悟，从而寻觅出文化的底蕴，寻回失却的美。而所有的文章，在娓娓道来的素朴之中，恰恰散发着的，正是一种人文的意识，体现了一个文化人、一个学者对于文化的热爱和

追求。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又一次想起本文开头提到的潘氏的那篇著名文章，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潘氏写道：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在给波焦·布拉乔利尼之子的信中写道：“历史不可缺如，它不仅使生命悦泽，而且予其以道德意蕴。透过历史，逝者恒之，无者有之，旧者新之，少者壮之。倘若一位七旬老人，因其阅历而被被誉为智者的话，那么，一个思接千载的人，该是多么睿智！一个胸怀历史春秋的人，真可谓是历经千古了。”

四

可苏晨老师的第一职业不是文化研究，而是出版。他是一位资深的出版家，80年代初受命创始花城出版社，率先策划编辑出版《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各12卷，领导创办了《花城》与《随笔》这两份名闻文学界、文化界的杂志。他执笔从文算是业余爱好，他赏玩书画、石头、竹扇、篆刻等等更是业余爱好。从我有幸在他手下工作，与他交往，甚而至于成了少有的忘年交之后，我就知道他嗜书如命。他的书房不宽，但井然有序，所有的书

——大凡他认为值得收藏的书都认真放好，扉页上郑重其事地盖上印子。他翻阅图书极其认真，虽然不像古人那样焚香沐浴般地夸张，但也是必须双手洁净，规规矩矩地翻，绝不能拿在手上随便对待。他爱好文化的兴趣是从心底里生发出来的，是一种严肃的生活态度。我曾经观赏过他所藏的各式砚台、石头和刻章，那存放这些东西的考究的盒子，有不少竟是他亲自动手做的。石头与砚台表面洁净发亮，一看就知道是平时不断用手抚摸的结果，真可谓心向往之，心到眼到手到意到，时时把玩，时时有新的体会与灵感。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苏晨老师的书房与他聊起“玩物丧志”这句话来，没想到他对这句话大不以为然，认为“玩物”为什么就一定会丧志。反倒是没有文化、无“物”可玩乃至空虚，才会真正地把“志”丧掉。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玩物砺志”，把对文化的感触溶入到日常生活里，在不断地把玩当中来理解、体现传统与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来培养自己的情操，增长自己的见识。我明白了，文化是一片无边的汪洋大海，人的学养应该像冰山一样，露出来的只是尖角，而大片的底蕴则沉浸在海里。问题正在于，如果没有这深厚的沉埋的部分，哪里会有什么尖角能够在海洋上昂扬而立？！

我希望读者在阅读完苏晨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后，会

产生如我般的感想，会在文化当中寻找到我们立身的依据，会像老康德那样，在历史面前，永远保有精微久远的文化意识。

是为序。

1996年3月 广州

目 录

序（杨小彦）	1
常砺	1
灼见	11
沈从文的书法	16
落霞	23
艳秋	32
真艺长青	39
范用的贺卡	47
想起曹辛之	53
不舍	62
寿山十章	71
可贵的执著	83

山左刀凿声	89
听枫楼来信	100
手稿	110
核舟新记	117
夹竹桃	123
生活的节奏	133
精注	139
好汉	150
剑锋三扇	160
精神	170
水木庐夜话	179
刀石情韵	
——《蔡照波篆刻》代序	186
雨乡云甫	191
甲辰探花	195
鼓浪屿得印记	207
黄花岗那合龙柱	215
还在闪耀的沉星	220
小扇有风	231
淡淡的召唤	244
转瞬即逝的美	251
壮美	254

寻回失去的美·····	260
断痕·····	270
禅家的美·····	280
藤乡探美·····	292
闽南嘉礼·····	300
诗画秦骥·····	308
故宫品龙子·····	319
图章·····	327
贺卡·····	335
珊瑚兰·····	340
校乌·····	345
又见合竹扇·····	349
生之美酒·····	353
风流之道·····	357
印谱新谈·····	361
读罢《燕京风俗》·····	370
苦心人天不负 ——《柏涛治印》序·····	379
赶脚的刘济荣 ——《刘济荣人物画选》序·····	382
形·色·感 ——《陈健麟摄影作品选》序·····	385

小说和插图

——《若峪文学插图集》序	389
《中国一百名医图》序	392
《林清卿薄意艺术》序、跋	396
心灵花尾渡	
——《周末画报十年历程》序	406
人生哪得无美	
——后记	409

常 砺

91岁的寿星、中国画大师朱屺瞻老人，上个月给我寄来一部《癖斯居画谈》。这是他新近出版的美术理论著作，用我国古代画论那种传统写法，总结了他几十年来的中国画创作经验。封面用银灰色印了老人一幅墨兰，书名也是他自己题署的，书后选印了他38幅彩色、8幅水墨中国画作品，可见出版社对出版这部书是相当重视的。

屺瞻老人寄书给我的时候，在扉页上题词让我“指教”，这就像他有时竟称我为“兄”一样是根本当不得真的。不过，我却是真的出差去新疆也没忘了把这书带好，路上堪称认真地拜读了一过。这部美好的书，那广博深刻的内容，闪烁着哲理之光的精湛论述，许许多多独到的见解，都使我读来不能不对它的作者由衷地升腾起一

股敬佩之情。

杞瞻老人是我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国画大师之一，和我国已故的一代画宗齐白石很要好，白石老人给他刻过70多方印，称他为“五大知己之一”。美术界的行家们，盛赞杞老笔下的山水淋漓酣畅，烟润辽阔，神完气足，充溢着一种雄浑壮丽的美。盛赞他笔下的花卉洗练概括，野趣横出，恣纵绚烂，韵味丰盈，在勃勃生机间透着一种天地造化的生生不息之气。

1981年秋天，他应邀来广州访问，顺道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了他近年新作国画的展览。这一段时间，我得便和老人有过多次过从。他精心给我画了一个8开锦面大宣册，我高兴极了。这个册页，关山月、黎雄才等好几位大画家都看过，大家都称赞不已。当时我很纳闷儿：这老人都90岁了，怎么还在越画越好？我见有些老画家，还不到他这个年岁，笔下就开始衰退了。这次在出差路上读了他的《癖斯居画谈》，我才略有所悟，以为这与他一生一世到老不懈地严格坚持“常砺”二字，必有很大关系。他从进美术学院读书，到取得今天的艺术成就，70多年来，时刻没放松过随时随地积极主动去砺技，砺艺，砺心，砺志。古人有云：“苟能常砺，其锋不减。”

杞老去年来广州，先是住在白云宾馆28楼。这里居高望远，给他带来了很好的情致。那天我第一次去看望